彖蝕勺編

蠡勺編卷十五目錄

南宋書　和議

南北宋任相之驗　陳遘非忠義

文山無歸故鄉語　南都事畧

遼史　遼卽契丹

遼宗人多喜文學　海陵都燕

金史世宗本紀　金史食貨志

金人南遷錄　金元國號

元史　錢宮詹論元史

元史五行志　明宗文宗甯宗本紀

羊皮聖旨　蒙古官名

學雅堂校刊

庚申外史

順帝本瀛國公子

𧹞勺編卷十五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南宋書

明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錢士升患宋史冗長因集南渡後事蹟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興紀事本末諸書而淹貫之成南宋書六十八卷嘉慶丁巳南沙席世臣氏序而梓之謂其於宋史中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如據蔡絛北狩行錄以闢南燼竊憤錄之謬是其卓識也

和議

趙甌北曰宋史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

已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事見謝枋得上留丞相書謂洪忠宣皓拘於燕山室撚徼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誦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爲已功耳論者徒以事讐辱國爲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

復宜便進兵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進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爲非也夫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眞義理也宋遭金害爲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恥爲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卽長驅北指使强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爲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然試令銓身任國

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能必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燕雲十六州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糜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

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皆當勃興之運天意所屬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存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爲辱妄肆詆誹眞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南北宋任相之驗

讀史提要錄曰治亂之機決於任相爲君子爲小人及任之專且久皆有數存焉如宋之治也趙普爲相前後十六年呂蒙正前後十年王旦十二年呂夷簡十五年故自建隆至慶歷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爲治迨哲宗

粤雅堂校刊

朝章惇爲相七年徽宗朝蔡京爲相十四年高宗朝秦檜爲相二十年甯宗朝史彌遠爲相二十六年理宗朝賈似道爲相十六年故自崇甯以迄南渡雖未必無君子參於其閒而不免於亡蓋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乃理勢之固然者是以卜相必嚴於登進之始而任之專居之久實與運會相乘除卽治亂之機繫之矣

陳遘非忠義

顧亭林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

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故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聚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讐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

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祇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文山無黃冠歸故鄉語

鄭所南文丞相敘忽必烈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姑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是安有黃冠歸故鄉語作宋史者不識文山心殆遷就其詞爲之爾

南都事畧

錢竹汀嘗言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甯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詳卽襃貶亦失其實邵學士晉涵閒而善之蓋學士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謂南宋諸傳其稿創於袁桷桷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桷著有清容集）乃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畧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

遼史

趙耘菘曰遼史最爲簡畧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

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即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

遼卽契丹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爲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散遣伶人解縱鷹犬開刱之主英風烈氣矯矯出人五代諸君無能及者至耶律德光當石晉時始改號曰遼追宋太平興國七年隆緒初立復國號曰大契丹閱八十餘年洪基復改稱遼自後皆以遼書之然幅幀最狹自遼左以内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

遼宗人多喜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名倍見義宗傳）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爲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

入宋祕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卽載書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平王隆先倍子見義宗傳亦博學能詩有閬苑集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留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留工詩重熙中興宗年號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努舊名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淸甯中道宗洪基年號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淸甯集上亦命

頁詩爲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與孟簡同見文學傳）工文章興宗命爲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斡哩（舊稱耶律資履）工書坐事犯罪寫聖宗（名隆緒號統和）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覘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海陵都燕

金自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詔造燕京宮室而未果至海陵王亮乃遷都於燕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丞相張浩張通古等

粵雅堂校刊

謂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幷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爲然是時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采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蓋海陵弑戮宗室廢遺兄弟親戚莫不殺其夫而奪其婦其罪殆浮於桀紂者吉凶之言偶合天理耳

金史世宗本紀

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會甯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

久之計甚欲一至會甯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平湖陸稼書曰世宗之言可謂不忘本矣有周公豳風七月之遺意焉然周公不忘豳俗至於制禮作樂則監視夏殷不純用陶穴陶復之舊蓋文質得中然後爲久安長治之道世宗所謂漢風乃漢人後進之禮樂耳以爲不足學固矣何不反而求之先王文質得中之道乃沾沾於會甯舊習哉至於明昌承安之際文物粲然如一拜儀也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可謂損益得宜矣特不能擴而充之且婢寵擅朝而金源氏從此衰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揚雄所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若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金史食貨志

金制夏稅起六月止八月秋稅起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羣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又以陝西諸處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陸稼書曰金取民之制亦煩苛矣然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則猶無之自明季以來急征法行今有夏稅起正月者求如金制不可得爲民奈何其不病哉

金人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一卷稱舊作邸張師顏撰陳氏振孫謂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傅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

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牴牾不合益證其妄

王文簡曰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衞紹王而下則永中孰輦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初封徐王章宗即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衞紹王即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允恭）爲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爲鄭王亦非三年始立太子封諸王也允迪即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答愿

入謝命取幞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慇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甍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宗明昌二年崩謚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純淡淸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每趨爲降授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耶世宗賢君也而誣以新臺之行尤爲謬妄小說之無稽如此貽誤後世不淺又曰章宗以太和六年崩完

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爲衛紹王錄載牛刀兒弑章宗元妃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弑逆張克己等乃立濰王允文謚磁王爲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遇弑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搆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尚多聊舉其大者又曰章宗時宋韓侂胄啟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叛尋卽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金元國號

三代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金太祖阿骨打謂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

金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金然亦因其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爾故亦稱金源氏元太祖鐵木眞亦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初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

元史

洪武元年帝旣平定朔方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元起朔漠史官不備失於記述其敘孛端叉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世祖以來始有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得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啟曾魯趙壎凡十六人明年二月丙寅開

局天界寺秋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六十三惟順帝三十六年事蹟無實錄可徵復詔儀曹遣呂復歐陽佑等十二人周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遺儒生危於幰等分行燕南北凡詔令章疏及野史碑碣有涉蒙古書者（時東平王士點曹州商企翁同撰元祕書監志用國書載詔旨公移凡十一卷）譯而成文舁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乙丑仍命濂禕二臣爲總裁續成元史纂修十五人朱佑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趙壎仍與焉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六（今刊行本爲紀四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九十七統前後計之卷數不皆符合）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時諸臣憚帝威嚴不

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覆勘故有先後失之倒置者如列傳第三十卷已載元末泰不華余闕等死事諸臣而開國之耶律楚材乃見三十三卷張宏範乃見四十二卷之類有彼此自相岐互者如唆都傳言其力戰死於交趾而亦里迷失傳謂其死於古城之類有一人誤作兩傳如九卷之雪不台即八卷之速不台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即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之類一事分屬兩人者如憲宗紀言征大里者世祖而鄭鼎傳謂征大里者憲宗之類餘以迫促脫漏匆遽舛錯者尤指不勝屈宜其時朱佑朗撰拾遺解縉又作正誤也夫以龍門扶風廬陵涑水積十數年或二十年而後敢成之書而以前後統計不出十三月成之又何怪其疎畧失當草率貽譏也哉噫是不能無待於後之釐訂而更定者已

錢宮詹論元史

錢辛楣曰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甯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浦江義烏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鈌世尚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鈌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

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又而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圖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祭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者

元史五行志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

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畀之其爲五性著爲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陸清獻曰此引伏生大傳之言可見六沴有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蓋古來無不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

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蔑以加矣

明宗文宗甯宗本紀

泰定帝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即位仿武宗仁宗故事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迎明宗於翁果察圖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或以爲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弒逆也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直至雅克特穆爾傳甯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於廣西（即順帝舊名安歡帖穆爾）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是明宗被害之迹至此始一見餘外紀

傳絶無錯見其事者吳興鄭芷畦謂明宗不俟至京朝見百官急於得位非義也史書其名曰和世㻋即位於和甯之北文宗布告中外以攝位迎兄漠北北入見明宗暴崩讓兄矯情也史斥其名曰圖帖木爾復襲位於上都然臨終固讓不傳已子而傳甯宗甯宗夭折又傳順帝攘其位者仍歸其子則又何爲者仁和沈梅村曰因明宗暴殂遂疑文宗有弒逆之事天乎冤哉且文宗果弒其兄何以後日遺命必傳位於明宗之子及甯宗又崩而文宗之后仍不立其子復迎甯宗之兄順帝而立之是文宗心迹光明昭如日月順帝以疑似之言撤其主徙其后且逐其子（至元六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於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於途）以怨報德乃

至此乎

羊皮聖旨

元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甯沙中撲遬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見丹鉛總錄黃俞邰千頃堂藏書有革書一種紀正統北狩事甚詳塞外無紙書之於革故名革書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眞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如太祖開創之初即置扎魯忽赤亦曰扎魯火赤又作扎魯花赤位最

尊在百司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其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達魯花赤多色目人爲之而漢人亦有官此者名貴族者曰賽典赤又曰扎刺兒台名知書通文義者曰必闍赤名善射之尤者曰默爾傑其宿衛掌服御事者曰速古兒赤或曰溫都赤佩櫜鞬侍左右者曰火兒赤或作火而赤名中書省椽曰玉典赤亦曰怯里馬赤名進酒者曰寶兒赤亦曰博兒赤或作博而赤至於軍名則有探馬赤哈剌赤合必赤舍兒別赤昔寶赤又世祖本紀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貫赤

庚申外史

明初權氏衡（元人至正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以制氏所輯自元統以來佚事畧具別撰庚申外史二卷（又名大事記）汪堯峯曰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所謂根腳者率皆生長富貴臠羶擁毳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遜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萬民之衆悉舉而付諸臠羶擁毳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問以兵刑不知財賦不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不知設所媒者聲色耳所嗜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舍者名位耳而爲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謔男女裸裎雖受辛之惡蔑加於此自是威福賞罰之柄旁落倒置上則閹豎妻婦處主器弄權於內次則建牙把鉞之臣飛

揚跋扈跳方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怒人怨幾何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稅命宣撫十道以救卹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既久驕惰又生安而忘危治而忘亂一旦衆潰身竄爲後世笑人謂元亡於盜賊抑知元自亡也彼揭竿爲難者豈遂能撼元之社稷而夷其宗廟哉

順帝本瀛國公子

陔餘叢考順帝本宋德祐帝趙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郎宋

恭帝伯顏入臨安執之北行王盟洲謂二年丑於沙漠誤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元史
作邁來迪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卽和世㻋武宗長子初鎮雲南泰定帝殂文帝乃遣使迎
帝近號於和術之北與瀛國善宋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此符臺外集之說宋
遺民錄謂世祖妻以公主世祖見金龍之兆欲除之公主以告乃乞從釋氏號介尊大師大事記謂爲僧後徙廿州
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同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生男明宗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求爲子幷載其母歸見程
克勤遺民錄及權衡庚申帝大事記余應合尊太師詩詩主
宋遺民錄說有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結有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之句袁忠徹
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卽元史本紀亦
載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常謂長
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
廣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撤去文宗廟主詔

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庚申外史順帝因尚書高保哥言文宗時作詔事大怒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救之得免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甯立明宗次子名懿璘質班是爲甯宗時年七歲立二月而殂而不立順帝迨甯宗夭而順帝始立則符臺外集宋遺民錄大事記諸書之說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亦何妨畧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原委所謂疑以傳疑也又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時六歲二十五年學佛土番時十八時延祐七年順帝生時瀛國年五十歲按朱太史錫鬯跋高麗史曰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爲

北元北元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禑遣永甯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謚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畧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觀此則余應詩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洵非漫語矣

蠡勺編卷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六目錄

明史
革中書省廢丞相
明代服制非古
明代刑制非古
明代宗室之祿
明代土司之制
明代農商之別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明初功臣
常忠武功高命舛
鄉兵僧兵
狼兵苗兵
通天詭寄
燕兵借名齊黃
篡字定燕王之罪
遜國
革除
仁宗不出建庶人
內書堂
三楊不去王振

復辟　東陽不當被訾議

王文成將畧　潘孔修勸行通喪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明史

趙甌北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亦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也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時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績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又　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

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眞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紀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狥隱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也即如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即附本傳此彷史漢之例以敘功臣世次也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以其家世爲將此又一例也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

九疇楊廷和楊愼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否則如楊肇基子御蕃各有戰功以御蕃功在登萊則甯附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未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幷入友諒傳而不另列在羣雄傳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以其藉此邀寵則入佞倖傳而不入方技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其或數十人共一事則舉一人立傳餘附小傳於此傳之後卽同事

粵雅堂校刊

者另有專傳則此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中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云與奇瑜同賊烏林關等處之類甚至熊廷弼王化貞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并入廷弼傳袁崇煥毛文龍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并入崇煥傳此又編纂之得當者也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

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再附武臣則太允乃以武臣附劉肇基傳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立傳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一一見其名氏于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讁者一百四十餘人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五十人類敘於何孟春等傳若人各一傳則不勝概刪之則泯滅惟一一載其姓名使皆見於正史此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延祥六人而所附小傳捷與維垣獨缺則以二人本閹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為之附傳此又附傳中自有區別於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

粵雅堂校刊

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革中書省廢丞相

讀史提要錄曰唐虞有百揆之官商有阿衡之號而周禮所載六卿而已三代以前其官制不同若此明太祖革中書省廢丞相等官何必非古然一二傳後六曹之勢漸移於內閣內閣之勢復奪於中涓三楊死而王振興劉謝去而劉瑾橫使內閣任宰相之事而不使內閣有宰相之權故脊入閣作內閣輒束手無可如何部寺而下安得不從

風而靡哉萬歷初江陵柄國毅然以宰相自任內閣之勢稍振迨其既歿媒孽蜂起綸扉之地衆射叢焉居其中者惕惕焉惟以避人言爲務而璫禍又作天下事遂不可爲矣

明代服制非古

洪武七年十一月定服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按姜寶祕史洪武七年秋九月孫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

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適母不得申其私故權爲此例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爲天子臣雖不肖忝居適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閻若璩曰成穆貴妃薨上命吳王橚爲之子則似無所出者又曰南太常寺志懿文太子爲淑妃李氏所生

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不奉詔上大怒顧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環擁皆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爲之心動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之喪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

父子矣徐健庵曰儀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歷代皆守之不變豈有太子而服庶母者乎緦服且不可而何况於期服期服且不可而何况於杖期宜太子之不肯服也且非獨太子也即降而士庶人服之以期已爲重矣何至加之以杖然則太祖之制此禮誠不可爲萬世則矣

明代刑制非古

刑法有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此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之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太祖時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詹同亦曰古者刑不上大夫

以勵廉恥也帝深然之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尙書夏祥斃杖下是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又何怪後之流而愈甚者乎

明代宗室之祿

甯都魏叔子曰明制諸王之子嫡長襲爵而親王支子爲郡王郡王支子爲鎭國將軍鎭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將軍奉國將軍之子爲鎭國中尉鎭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中尉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拜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拜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朝廷使之財費皆厚贍在太祖之爲是制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子

孫屬毛離裔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江王守謙一人後雖皇子寖多除趙王已少子南之殤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宗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宗正時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陵蔑宗室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有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既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之業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太祖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豈知其弊之至於此哉

明代土司之制

朱竹垞曰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司後以其半隸武選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闇不靖旋卽剷平瀸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敎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

明代農商之別

洪武十四年令農人得衣紬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得衣紬紗正德元年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洪武初罷科目用選舉與漢法爲近十七年復行科目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詔令尤爲諄切如開權謹孝行卽徵爲文華殿大學士乃風厲之大者迨後專重時藝士習於以日靡矣故自制科計之狀元凡八十九人然可指目者如黃觀死建文之難曹鼐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愼舒芬以爭大禮

謫戍羅倫沈懋孝以劾座主罷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慎卒軍中劉理順死甲申之難皆其表表者若彼降燕之胡靖文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賄不遂拷掠以死之魏藻德皆頑鈍亡恥談之汙頰宋仁宗祇天願得忠孝狀元有旨哉

明初功臣

南沙夏氏曰太祖削平之功常遇春十居八九其不永年幸也宋潁二公（馮勝傅友德）功名如許卒以杯蛇弓影之疑先後不良於死況涼國公（藍玉）固開平妻之兄弟乎六王中徐武寧奇勳大猷古今無兩而又能學道謙讓其與國長世也固宜開平跳盪踔厲亦一時之雄才而僅而得免曹國

李文忠衛國鄧愈平平耳信國湯和論功猶不得齒於絳灌顧以能龢龤李太師之故獨蒙寵渥則尤其可怪者

常忠武功高命外

常開平王遇春與唐尉遲鄂公敬德生同年月日功同佐命封同鄂國然尉遲鄂公晚年閉居學延年術修築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賓客凡十六年以壽終而開平自敗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甯進攻大興州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贈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與尉遲鄂公貴匹勛齊而食報或爽何哉

鄉兵僧兵

鄉兵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甚精銳見元史）長於走山習短兵而嵩及盧氏永甯靈寶並多礦兵又曰角腦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以習長竿名徐州有箭手其人善騎射真定之井陘曰蝎蝍手善運石遠者可百步浙之義烏溫處善狼筅（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枒杈粗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利刃在頂長一尺臨敵遮蔽全身刀槍不能入其行伍藩籬也）閒以叉鈀戚繼光製鴛鴦陣（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居前爲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筅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次一火兵居後專事樵爇）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名粵東雜蠻蜑善擊刺習長牌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半至閩之漳泉習鏢牌與浙之鹽徒鑛丁又利水戰者若夫僧兵向推少林寺次則伏（晉大）牛伏牛學於少林以禦礦盜者又次爲五臺五臺之傳

本楊氏世所謂楊家槍者是也

狼兵苗兵

居西南邊服者蜀曰川兵黔蒙氏粵西岑氏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俱曰狼兵狼兵最悍然不易得真狼也其部署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如一人歿左右不夾擊者駢斬之一伍赴敵一隊不夾擊者亦如之此外則楚九溪曰苗兵卽永順保靖兵也永爲上有鉤鐮矛弩諸技其法每司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爲第四重餘皆後助讙呼爲聲若前者却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成化中三廣公陶魯立賞罰法以勵之土官以次遷職宏治末

粵雅堂校刊

平思明正德中平蜀盜永保兵力爲多嘉靖中倭亂南京兵部尙書張經王江涇之捷永保兵尤力也

通天詭寄

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脚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帝因命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丈尺四至編類爲册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册

燕兵借名齊黃

削藩之舉操之太甚而遣將命師復多乖舛以此責備齊黃固不能辭其咎若論燕王之稱兵則不關乎此也夫以

燕之强王之雄武當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武備不臣之心路人知之矣舉兵南下不過借清君側之名爲口實耳假如建文當燕兵薄城時竟以親王禮奉迎設周公負扆以待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曲盡臣節而奉孺子王乎吾知其必不能也晉成御殿見蘇峻梁武御殿見侯景雖屬無可奈何然亦急中一著當燕兵犯闕時帝若御殿見之不知法周公輔成王者此時果作何措置觀其即位後代周齊岷相次罪廢則燕王之狠戾猜深亦可槩見然則靖難之師不盡由諸君召之特假之以名爲旣更速耳見讀史提要錄

纂字定燕王之罪

燕王智力材武足以鉗制天下天下亦或惑於叔父從子之說謂其罪可末減自方正學昌言斥之正其名曰纂而

後燕王之罪定天下亦曉然於君臣之大義初非叔父從子之說可得而奪也燕王之必誅十族以此先生之必不敢愛十族亦以此蓋其所爭者大矣故夏醴谷謂建文帝出亡之說見諸野史大抵皆始於侍書史仲彬所紀意當時排闥進刄之後燕王反使其徒黨倡爲游言俾都人士藉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而陰謝其弑逆之名好事者不察遂撰爲此篇而託之於史仲彬其實墮老奸計中久矣按侍書史仲彬諸野史作徐王府賓輔史賓王漁洋跋史西村集西村名鑒字明古成化間高士彬曾孫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爲明古

表墓止言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

遜國

吾學編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成祖至金川門大內火帝遜位壬申葬建文皇帝或曰帝發火宮中卽削髮爲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滇南入京師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客座贅語曰建文帝壬午遜位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載於紀傳然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髣髴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漸弛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且靖難兵至日爬梳搜捕無遺誰敢指后屍誑以爲帝者紀又載葬帝以

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爲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革除

顧徵君炎武曰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不得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謂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初未嘗有革除字樣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年二年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四年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

淺陋嫌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槩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始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犂然也其他奏疏移文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亦不可以已乎五代漢高祖即

位仍稱天福十二年共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也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年十一年成祖之仍稱洪武與此闇合

朱竹垞曰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於史燕王取天下於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觀顧氏之說革除之目似皆臣下獻諛者之所爲而朱氏則專責成祖蓋奏疏文移必經上所流覽而未聞有詔令臣下改正又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園陵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幷兄嫂之謚號且革除之其心跡復何能揜耶顧氏不欲暴其先君之過而爲是迴護之說耳至福王南渡時始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並褒䘏靖難死節諸臣

仁宗不出建庶人

夏醴谷曰遺建庶人出居鳳陽年已五十七矣噫此仁宗之過也當永樂取建文天下時錮其二歲子使不得婚娶絶嗣育之道仁宗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即位之後即宜出之繫所封之大國以奉懿文之祀乃忽焉若忘歷宣德正統景泰至天順時英宗歎歷於憂患之故而始出之此則仁宗不得辭其咎也且仁宗嘗赦建文時諸人族屬矣齊黃族屬猶蒙矜憐況建庶人者而置之不問乎或曰宣宗以下何獨無責焉曰斬草者必盡其株末世殘刻之風入人深矣宣宗以下非所敢望也仁宗堯舜之主也或曰仁宗在位日淺恐未暇及此爾曰此自是即位第一日事至第二日則已後矣況仁宗在位一年許豈得云不久耶

內書堂

三代以下宦官之䘚惟宋爲差少則以韓魏公得以頭子句任守忠故也預填空頭敕得旨後卽日押行明太祖禁內臣識字永樂中此令已不行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年遣鄭和領兵通西南夷十三年遣李達使西域至十八年而命內官主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矣十九年則繫尚書夏元吉吳中等於內官監獄矣成祖爲高帝子其法之壞已如此宣德初立內書堂以劉翀爲修撰授內侍讀此時設有後舊制以沮之者縱未必卽見聽納亦或少知斂戢而皆坐視不言則大臣之無遠識也自是王振劉瑾相繼並起東廠司禮稍偺上省者輒陵轢九卿了無顧忌城狐社鼠憑依者固而大權一落不可復收原其始則皆內書堂階之厲耳

三楊不去王振

夏氏之蓉曰英宗卽位纔九齡耳寵任王振擅作威福是時三楊秉政（東楊榮西楊士奇南楊溥）消君側之惡事無大於此者帝旣幼沖仿韓魏公竄任守忠故事必無旁撓之患況太皇太后旣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捽而戮之機與勢更無捷於此者乃跪爲乞命養此大憝致有麓川之征誰秉國成繆戾至此世稱三楊相業爲有明之冠不知其心薰祿位志怵旣機直患得患失之鄙夫爾

復辟

寄傲軒讀書續筆曰見濟死羣臣請立東宮（見濟景帝子東宮卽沂王也英宗子名見深）景泰不許蓋其時帝已不豫固欲以此位還英

宗矣英宗復辟皇嗣非見深而誰此其所以不許羣臣之微意也英宗不察其心乘人於疾病而奪之遷西內削尊號加惡謚雙槐歲鈔天順元年二月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戾按謚法不悔前過曰戾抑何寡情至此也按景泰五年給事中徐正請增高南城鍺鐵灌鎖帝怒其疏間骨肉謫戍鐵嶺衞視唐肅宗父子間其心更可白諸行路乃弟非紾臂兄則操戈死者有知不知異日何以相見地下

東陽不當被訾議

武宗時劉瑾用事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健遷瀕行李東陽祖道欷歔健正色曰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夏醴咨曰此語雖正然非古大臣之用心也當榻前受

顧命時責任綦重豈一疏足以了顧命之局乎故章懋當去劉健謝遷不當去劉謝既去則東陽益不可去蓋其迹雖愧於知幾而其心實有所不得已也按東陽當瑾時不能無小枉屈故横被訾議不知國家元氣猶有一綫未盡者未始非東陽之力第云保全善類比於陳太邱之弔張讓猶淺之乎知東陽也對山救我一語何其哀切動人若坐視不救豈復成康對山哉然對山一生只做得一件事其餘皆彈琵琶塡曲子之日也

王文成將畧

高沙夏氏曰有明將畧韓襄毅而後斷推王文成宸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擁衆二十萬順流而下直掩金陵

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當其破桶岡三浰時驅三五千市人以爲兵用一二書生以爲將而掃數十年積寇如拂塵然措畫安閒防禦周匝只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字中變化出奇所以爲難乃宸濠就擒之後江彬等欲縱之鄱湖俟上親遇戰而後奏凱軍旅重事幾同兒戲文成之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殆亦有所不得已也夫

潘孔修勸行通喪

紹興府志理學傳潘府字孔修上虞人自爲諸生讀濂洛書即慨然有志成化丁未成進士憲廟賓天敬皇踐祚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趨者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

勸行通喪其畧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卽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後世仰爲三綱五常

之共主頣不偉哉剴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
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府不聽疏竟上褒經待罪詔輔臣看
詳並泥成說禮部郎倪岳獨贊決之定儀制三年不鳴鐘
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引府獨衰經哭
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府名重海內矣

蠡勺編卷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七目錄

大禮　廷杖
東林氣節　海忠介子孫
熊經畧被刑　打事件
袁督師殺毛文龍　黃太沖白冤
崇正遺錄　懿安皇后之誣
南都防亂揭　傳疑錄
牧遊生知兵　明季門戶之局
明季貪墨之風　通鑑不尚奇節
綱目書死節之別　綱目黜更始
尹氏發明多迴護　王止菴論讀史

史筆之謬

嶺南遺書

蠡勺編卷十七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大禮

陽湖趙氏曰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衆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

和等之自爲窒礙無怪張璁等之伺閒也璁之論曰漢成帝之於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引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世宗生在孝宗既崩之後二年）此二說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淸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說之至當爾豈篤論乎自明史傳贊出而是非定矣（毛西河曰執政大臣先誤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

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之嫡弟否則同父之庶弟未有伯叔父之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祗有傳子傳弟之二法夏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如周匡王無子傳弟定王之類殷商傳子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河亶甲無弟然後傳子祖乙之類是以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又無親弟亦無傳及向使大臣畧知禮必當於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禮長子不爲人後若後君則非嫡長不可奈何誤解兄終弟及而以庶族一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孫而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錯互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爲甚卽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釀於此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妄語也○西河有辨定大禮議甚明晳夏醴谷曰興獻大禮楊蔣之混一在不許興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子臣其母也一在立崇仁王子爲興獻嗣是眞謂父子可互易也何以平世宗之心而間執小人之口乎至其後加[illegible]稱宗配享上帝則悖禮之大者夫正德爲帝興獻復爲

帝是兩帝也既崇其廟號則主將何立入七廟數乎身未爲帝而入廟稱帝古無此義也別立廟乎有帝之號而無覲德之實是虛名也兩者無一可張璁等本以干進意涉於諛當諸賢竄逐之餘希合迎寵成此謬舉非獨人倫之罪人亦經術之蟊賊也至楊愼等撼門大哭聲震闕廷雖忠藎有餘然近於激矣

廷杖

嘉靖三年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爲皇考羣臣伏闕諫帝怒戍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凡二百二十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璁萼等勢益張孝宗遂改稱伯考王氏文治曰古云刑不上大夫又云士可

殺不可辱臣子有罪貶之黜之罪大則殺之未聞以鞭杖笞擊從事者隋文帝聽律外決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吏唐時杖人於朝堂亦偶一爲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爲廷杖之法著爲國典流毒縉紳莫此爲甚蓋緣君相深惡言官又不肯冒殺諫臣名往往借此以洩恨嘗閱魏叔子文集載廷杖事甚核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衞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許醫治數月乃愈嗟乎以此笞奴隸猶酷况士大夫初無大過而但

以洩其私恨者乎又或不削其官而以此殘辱之此固石勒高歡之所不肯為也吳氏曰明時譴怒忠直惟成祖世宗為甚按成祖於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世宗之忠臣則皆吾臣而思盡於我也乃諫而罷者十常八九諫而從者百無一二惟予言而莫之違獨何心哉

東林氣節

高沙夏氏曰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以江陵奪情事受杖驟得重名及其再起氣節之士仰之如泰山喬嶽此東林先聲也涇陽講學東林所著會約語語皆踏實地自王汝中而後徧地狂瀾忽然得一砥柱豈非吾道之幸使當時絕口不臧否人物但以倡明正學為事庶幾乎鵞湖鹿洞

之亞矣乃一轉入聲氣遂使諸奸得指之以爲名豈非恨事又曰東林前輩意氣激烈然其爲國實出一片血誠楊左之獄山飛海立鬼泣神號二祖列宗之靈其將鑒之東林理學以顧端文憲成爲首而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諸公繼之氣節在熹宗時以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爲首而趙忠毅南星高忠憲攀龍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諸公繼之在思宗時以盧忠烈象昇范文貞景文爲首而倪文正元璐金忠節鉉馬文忠世奇劉文正理順諸公繼之其有所守不堅喪節末路者不當屬東林之列復社何爲羣聚一班浮浪子弟談文論詩徵歌選伎及阮賊再起狼奔鼠匿乞生無地反以國亡爲大幸嗚呼此心何可令東

林前輩見也故東林爲有明三百年士氣一大結局亦爲局程以來道學支派一大結局

海忠介子孫

海忠介公無子人多惜之相傳天啟間有秀才作文祭之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孝孫皆公孫也將焚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去鈕玉樵琇譜崇正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據綱鑑輯畧天啟元年八月蔭名臣海瑞子晏入監是則公有子矣公卒於萬歷十五年八月距蔭子時已三十三年而史傳及文集亦言公無子疑其族人爲公立嗣未可知也又瓊州府志云公之父諱翰庠生母謝氏年二十

八而寡公繼室邱氏年十四來歸亦二十八歲而寡撫孤孫以嗣所謂孤孫者豈即祖述耶見香山黃文學瑞谷粤小記

熊經畧被刑

鮚埼亭集言倉橋陳氏有秋曹日錄一書不著名氏其人在明熹廟時爲獄官凡魏奄所殺諸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廷弼事最怪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飲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夜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而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

手書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乃從容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藤枕大駭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祕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眞顱也魏奄敗後公子兆璧連疏請首歸葬以消此寃案而已古多有兵解之說出自神仙家其言荒誕不足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也

打事件

天啟時魏忠賢秉筆領東廠事以酷虐鉗中外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

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爲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甚而廠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

袁督師殺毛文龍

督師袁崇煥初受事即以毛文龍擁衆糜餉欲誅之而是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制我　朝而文龍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鎮江之功每有奏報輒多殺降人難民以冒功覲熊廷弼海州不宜輕舉之奏及貽書朝士

謂文龍鎮江之捷目爲奇功乃實奇䖏蓋深斥其激怒我朝致四衛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見　開國方畧卷之八

黃太沖白冤

明熹廟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餘姚黃忠端尊素遭羅織死詔獄思宗即位忠端長子宗羲字太沖攜鐵椎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廕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䖏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正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

元對簿宗羲出所袖鐵椎椎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
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羲謂顯純與
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
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
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
其印信空本塡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羲三千金求勿
質宗羲卽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辭豈足信
哉於對簿時亦以鐵椎椎之然丙寅之獄實由空本塡寫
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
於禁內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羲與吳江
周延祚光山夏承椎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
斃諸君

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羲在京師歐應元胸挾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

崇正遺錄

北平王霜皋諱世德字克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國亡奔淮南隱安宜以霜皋名其居嘗憤野史誣罔奮筆作崇正遺錄一卷其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埸日蹙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其才以圖匡濟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

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即齷齪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疏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即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

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淸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衊異時史筆或有取焉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有司錄其副上史館

懿安皇后之誣

甲申之變朝野相傳懿安皇后不死朱竹垞謂　世祖寶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而蔣良騏東華錄又有順治五年閏四月天津妖婦假稱明天啟后同巔王禮張大保制王印令旗伏誅之語讀者疑之嘗記丹陽人賀天士紀內侍王永壽言熹宗時有京師小家女任氏貌麗而心狡魏忠賢霸之以進立為貴妃素見惡於張后甲申三月后聞變自經永壽目覩其死任氏盛粧見賊紿曰我固天啟皇后也賊信之遂攜去未幾賊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匿懼京師不可留乃攜之數百里外據此則天津妖婦其為任氏無疑者第亂離之際野史所載傳聞多訛耳 崇正十七年春京師陷思陵傳旨後宮令自裁太監

王永壽奔告於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見朱竹垞悲遁淑人宮門待漏圖

南都防亂揭

崇正中復用消尖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鋮爲援奄黨又幟卽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淸議乃以大鋮覬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寧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餘姚黃忠端公長子宗羲縉紳則推周儀部鑣大鋮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羲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之難叛王立

國大鋮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八欲盡殺之時宗羲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阮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羲也遂與杲並逮駕帖未出而　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踉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羲糾黃竹浦（宗羲所居）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宗營

傳疑錄

汪堯峯題其仲弟稭九傳疑錄謂錄末永王事見於　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王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僞太子疏於　朝於是

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者非是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瘢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者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畧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畧曰如其眞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　淸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諭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存此一綫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留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斥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既改而欲緩頰措辭於其間不更難

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揞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

牧遊生知兵

牧遊生姓堵氏其父禱於三茅山夢神畀以牧牛兒而生因小字曰牧二後又自號牧遊生嘗挾册爲里塾師年三十餘舉孝廉崇正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率鄉勇破山賊蕭相宇又破醴陵燕子窩賊皆斬其渠中外稱知兵甲申畱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名一功者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生單

粵雅堂校刊

騎詣其營錦一功以鐵騎數十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生南面坐引巵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纚纚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劍鳳紐銀印順治六年正月我　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徵召李赤心等於藤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稍散赤心等亦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旦半索紙筆草遺疏尋卒生名蔭錫字仲緘義興人一

亍世明亦以是年先卒於宜見邵子湘青門簏稾

明季門戶之局

呂晚村曰明季仕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詿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蓋自熹宗時閹豎蔓延正人剗屠殆盡思陵之世一二僅存而門戶愈堅朋黨之勢愈熾黨同伐異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甌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鬬至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見所

撰平凉隆德令費彥芳墓誌

明季貪墨之風

明自太祖嚴懲貪墨元末之習一戢至洪宣時餘烈尙存猶且黜劉觀登顧佐防微杜漸兢兢乎愼之迨萬安柄政已賄賂公行至嚴嵩而大熾徐階承嚴嵩之後稱爲能矯其弊然致政歸時連舟尙百餘里籠載囊裹不可勝計他可知矣隆萬以來無缺不鬻無官不賣縉紳家高甍大廈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珠玉歌舞宴戲皆積窮百姓賣兒貼婦錢爲之盜安得不起嗚呼天下應有李自成久矣猶沾沾於裁驛站之閒眞目論也

通鑑不尙奇節

汪鈍庵曰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楊子雲獨譏之司馬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而所撰通鑑不尚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胥而不取則亦已矣至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其爲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衞之塡海大節炳然徵獨甲子紀年也而通鑑不載夫子雲曲學之士溫公好之至謂術孟殆不足比遂作太元集註又作潛虛以擬之是其不取原與淵明得非平時所好不免深中子雲之毒故耶至綱目於元嘉四年乃大書晉徵士陶潛卒以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爲晉全人也

綱目書死節之別

二九居集曰人臣盡節死難自商夷齊後春秋書孔父仇

粵雅堂校刊

牧荀息嘉共能以死殉君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歷代諸臣或死君或死社稷或死封疆或死討賊皆書死之以予之所以著為人臣者立身事君之大節示後世委質盡忠之烈也漢十一人劉崇翟義劉快傅燮耿紀韋晃孟達傅僉諸葛瞻諸葛尚北地王諶晉十五人周處劉沈嵇紹譙登庾琨王雋吉朗辛賓段匹磾譙王丞卞壼桓彝沈勁吉挹何無忌唐十四人劉感呂子臧張善相李元通來濟高叡李橙盧奕顏杲卿張興張巡許遠段秀實蔡襲曹魏王經孫晃張悌西涼掌據後秦姚平蕭齊顏見遠元魏崔楷後梁王彥章後晉沈斌後漢翟廷美孟蜀趙崇溥各一人苻秦王充徐嵩后毛氏蕭梁韋粲張嵊沈峻各三人後唐裴約姚洪夏魯奇宋令詢四人南唐劉仁贍張彥卿二人而婦人惟苻秦毛后焉雖然不盡此也攷其事知其人書

法雖異而忠烈不可掩也則有以卒書者莽迎漢大夫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魏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二人俱不食而卒此非劉氏司馬氏之吏齊與則有以及書者宋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此與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無以異則有以殺書者漢建武三年張步執伏隆殺之建安二年袁術殺故兗州刺史金尚晉咸和四年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至隋破相州尉遲迥自殺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武后殺右衛將軍李安靜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是皆殺身成仁守死報國不事二姓不忘故君者也唐興元間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不書死之說者謂惜其死之晚非也

眞卿忠義天植百折不回甲子八月之事有從容之致焉何計早晚然而變文書之者病德宗也何病乎德宗有臣如眞卿不能用乃聽奸讒擠之死地而不惜使眞卿在朝希烈安得而殺之四世元老委以遺賊變文書之以是爲深病焉爾天寶末安祿山陷陳留殺張介然陷潁川執太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此三人者時且與李盧張許同追贈矣事蹟雖異而其死則一也若夫嗣聖初李孝逸擊李敬業殺之君子以爲武曌將滅唐室敬業首倡大義興兵討逆不克見殺斯漢翟東郡復起也而書法若此得非偶遺之耶則有以死書者陳湘州刺史陳叔愼起兵敗死與夫漢巨鹿男子馬適求謀誅王莽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

南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唐越王貞瑯琊王沖父子舉兵匡復皆不克而死焉斯又與漢之安衆徐鄉少府司直諸人先後一轍圖亂賊於方盛扶國祚於將顛自靖獻乎先王存綱常於萬世豈可以史筆偶殊而謂其微嫌不足乎夫春秋之法善善爲長忠臣義士聖心嘉予況捐軀殉國大節炳著者哉若乃化工之筆美惡不嫌同辭故當時惟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善觀史者當致跡以明心無因文而害意斯可與論世矣

綱目論更始

高沙夏氏曰更始雖孱懦然故舂陵戴侯之曾孫遣兵誅

莽報漢室之大仇此非楚義帝比也更始在位二年赤眉劉盆子攻長安更始未及降蕭王秀已即位鄗南詔封更始爲淮陽王乃義帝見弑於項籍高祖猶爲之發喪光武北面爲更始臣旋且叛之而去於義何居綱目進蜀漢於正統而黜更始爲未成君尙非篤論

尹氏發明多迴護

周氏密曰綱目一書朱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抑過矣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字之譌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已甚尹氏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

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其實通鑑失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度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何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帝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同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

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邸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殊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

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册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又綱目唐肅宗朔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但不當從而爲之說耳

王止庵論讀史

掖縣王茂才爾膂字襄哉一號泡齋其論讀史曰以正史爲主而考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

粵雅堂校刊

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陛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垌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畧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畧凡此諸書皆當參互考訂者

史筆之謬

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邱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

而歴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鑑匀編卷十七

譚瑩玉生覆校